

阿富汗老百姓為何選擇塔利班，真相比你想像的更殘酷

夜北那伊人



塔利班又回來了。
美軍一撤，他們扶植了20年的阿富汗政府軍立刻如鳥獸散。
無數新聞工作者發現，平時可以跑得很快，但現在，連他們的報道發出來的速度，都跟不上塔利班推進的速度。
8月6日，塔利班佔領阿富汗第一個省會，8月15日，就圍住了首都喀布爾，開始和政府進行權力交接談判。
沒有任何抵抗，總統逃了，首都被塔利班佔領。65.23萬平方公里的阿富汗，不到十天全部淪陷。
許多媒體想不明白了：這個炸毀大佛、摧毀學校、要求女性全部穿罩袍的政權，根本就是反人類的，為什麼一路高歌猛進、勢如破竹？
塔利班的推進速度，哪怕遇到最輕微的抵抗，都不可能这么快。
阿富汗老百姓面對塔利班，真的很像中國人在書上看到過的一個詞：箝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
如果塔利班背後有大國角力還好說。問題是：並沒有！

這塊被戰火反復蹂躪，又在美國巨額軍力和美元下好容易維持了二十年的土地，幾乎是外國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。
那麼問題來了——阿富汗的老百姓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
如果多看看阿富汗的過去與現在，就會發現，和我們大多數人震驚、嘆息的態度相反。
塔利班這種組織，說不定還真是“阿富汗人民的選擇”。

01

2021年了，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，連軍人都有90%是文盲。
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，GDP大概也有人均600美元。
同樣是沒點亮科技樹的農業國家，阿富汗到現在，還沒趕上積貧積弱的晚清。
阿富汗這個國家，從一開始，抓到的就是一把爛牌。
它是一個完全被山地覆蓋的內陸國家，周圍是一圈鄰國：伊朗、烏茲別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巴基斯坦、中國。跟中國其實只有茫茫雪原上的一個山谷接壤。
作為中亞和南亞之間的戰略要地，阿富汗不可避免地捲入戰火。阿富汗一開始就是英國和俄國的角力場，先後打過幾場戰爭，首都毀于一旦。

然而，兩個國家先後不約而同地做出一個決定：不要佔領這個國家，留着它作為一個緩衝國，足矣。
為什麼兩大列強如此一致，就是因為：這個國家實在太難統治了。還不如留着它，給競爭對手一塊絆腳石。
山地割裂了這個國家。
不同族群、不同的教派聚居在山間的峽谷地帶，交往非常困難，各部落之間想要互通有無，跟西天取經一樣難。
何況它們之間還有深深的矛盾，動不動就你死我活。
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中，許多學者會把國家是否多山作為一個變量：山地意味着交通困難，再強大的政府也很難有效管理。無數的峽谷和山洞，也給叛軍提供了絕佳的藏身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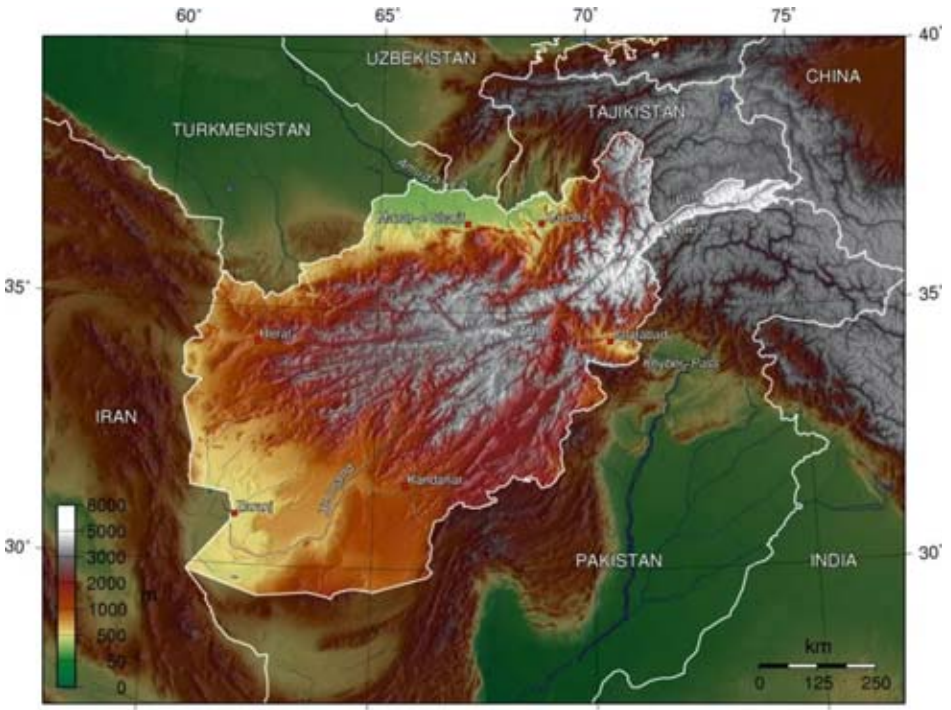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阿富汗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一統的中央政府。
唐僧經過阿富汗的時候，親眼看到了後來被塔利班炸毀的巴米揚大佛。可是直到1747年也就是中國的乾隆年間，阿富汗王國建立，這片土地才終於有了一個國家的雛形。
這時候，中國幾千年的中央專制政權已經沒剩多少壽命。而阿富汗在這條路上還剛剛起步。
又過了整整一百八十年，到1927年，阿富汗才第一次發行全國性的貨幣。
所以，阿富汗居然憑着“得天獨厚”的地理條件，躲過了兩場世界大戰。

02

二戰之後，阿富汗有過繁榮而穩定的幾十年。那時候，喀布爾有不少高樓，西化的白領在喝咖啡，街上的小姐姐都穿着短褲。
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，這個國家十年間有100萬人死于戰火，600萬難民逃到國外。直到現在，這場戰爭留下的陰影，仍然籠罩這個國家。隨便一個牧羊人都可能是AK47和毒刺導彈的操作高手。
1989年蘇聯走了，1994年，被美國扶植起來對付蘇聯的塔利班來了，2001年，美國又因為塔利班收容本·拉登，派出飛機對阿富汗的山河投擲炸彈……

現在的阿富汗政府，是美國驅逐塔利班之後，扶植起來的民主政府。但在這樣一個沒有工業、到處都是文盲的前現代國家，談三權分立顯

得有點可笑。
政府的基層治理能力極差，到處都是低效和腐敗。
在阿富汗，所有服務業從業者，包括開業的店主、街道商販、出租汽車司機、大巴司機和替人扛行李的苦役，都必須支付“行業費”，其實就是一筆稅款。
可是，這些收費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流入國庫，都被層層貪污掉了。
有權力的公職人員中飽私囊，基層公職人員拿不到太多工資，只能靠貪污和索賄養家糊口。
由於連年戰亂，再加上許多人用假證件出售國有土地，阿富汗幾乎所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是存在爭議的，想買地就得打官司。
阿富汗的法院大門不知道朝哪兒開，但肯定是有理無錢莫進來。法官不認文件，只認錢。
首都喀布爾稍微“文明”一點，向法官行賄需要找中介人，而在地方省份，直接拿着現金找法官就行了。
在喀布爾，行賄用美元；南部省份通用巴基斯坦的盧比，阿富汗本國的紙幣沒有任何信用。不愧是首都，果然是首善之區。
在這種地方，你跟老百姓去說“I have a dream”，他是聽不懂的，他們只懂“吃他娘，穿他娘，開了大門迎闖王”。
塔利班扮演的，正是替天行道的“闖王”角色。
“塔利班”的意思是“學生們”，這些原教旨主義的極端分子，就是阿富汗難民營宗教學校的學生。
在無休無止的政變和內戰中，少年們在難



民營里接受教育，那里唯一的老師就是宗教人士，唯一的課本就是《古蘭經》。
1994年，抗蘇老兵奧馬爾帶著塔利班C位出道。
有一天當地軍閥搶走了幾個女學生，奧馬爾聽說這件事後，帶着手下，扛上槍就打了過去，把女學生解救回來了。
他們之所作所為，完全符合農民心中的樸素正義感。
塔利班打着消除軍閥、懲治腐敗的旗號，飛速崛起。直到今天，這些口號在阿富汗還十分具有影響力。
對很多人來說，他們就是替天行道、維護正義的真主使者。
雖然這些人要求男人留大鬍子，女人全身包裹在罩袍里，不讓女性上學，偷東西直接剝手，但讓阿富汗農村的老百姓接受這一套，他們並不會太過抗拒。
畢竟千百年來，他們也就是按照這一套規矩生活的。只不過現在執行得更嚴酷一點兒。
然而，塔利班只會建立一個想象中純正的伊斯蘭教國家，並不會搞經濟。他們當政的五六年里，阿富汗陷入了極度貧困。而且，他們同樣搞不定各地的部族勢力、教派紛爭、長老和軍閥。
2001年，美國趕走塔利班之後，這個組織並沒有消失，而是蟄伏在那些政府管不到的山溝里，慢慢地滿血復活，並發展壯大。
現在，美國撤出阿富汗，塔利班又回來了。二十年，阿富汗兜兜轉轉，又回到了原點。

03

曾經，阿富汗這個國家在中國的存在感不低。
2001年，塔利班倒台後，阿富汗人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。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回到國內，希望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建立新政府。
現在逃到塔吉克斯坦的總統加尼，就是那時候回國的。他當時正在世界銀行工作，一聽說塔利班撤退的消息，連工資都沒領，就辭了職，回到祖國。
加尼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。90年代蘇聯解體後，他在俄羅斯參與過一些國有企業改革工作，還來過中國考察和指導。
2003年，加尼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，主持阿富汗的經濟重建工作，整頓了腐敗的阿富汗海

關，被稱為亞洲最好的財政部長。2014年，他被選為阿富汗總統。
一些文化界的精英也回到國內，試圖重建這個幾乎被摧毀的國家。
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·卡里米回到了故鄉，拿着攝像機，開始記錄那些阿富汗女性的故事。
2009年，卡里米拍攝了紀錄片《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》，記錄阿富汗第一位女司機的故事。
從塔利班倒台開始，女性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利，這位女司機開出租車，每天賺10-20美元，養活家里的15個親人。為了搭載乘客進入塔利班佔領區，女司機在車上放了一把步槍。
卡里米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，多次受到層層阻撓，乃至塔利班的死亡威脅。這部電影的素材量只有100小時，她卻拍了三年。
2015年8月，中國旅行探險家張昕宇、梁紅夫婦到達阿富汗，帶着《侶行》攝製組採訪了卡里米。
卡里米的辦公室挂着奧黛麗·赫本的照片，儘管隨時遭到塔利班和其他極端保守勢力的恐嚇，但她表現得十分樂觀。
張昕宇對她說，你是我們在阿富汗見到的最快樂的女人。卡里米說了一句讓這對中國夫妻永遠不會忘記的話：我得快樂，才能在這樣的國家活着啊。
那時，阿富汗還有一點希望。然而現在，事實給了所有人一記耳光。
經濟學、文學和電影，改變不了近4000萬人口的、貧窮落後的阿富汗。加尼總統上台之後，他金燦燦的人設很快就崩不住了。

那時候，網上海流傳許多視頻：喀布爾的機場里，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，人們不顧一切地想沖上飛機。在一架飛機的機艙里，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。有人抱着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，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。……
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，但也是殘酷的現實。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有先有後，有快有慢，還不時倒退兩下。
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。就像我的一個朋友今天感嘆的：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，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，能活下來就是幸運。只要活下來，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，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，值得人們去期待。

民衆發現，他名下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，這個家族企業從事運輸等業務，專門為阿富汗政府提供服務，由他的侄子擔任總裁。
從70年代到現在，阿富汗把各種政體試了一遍，從君主立憲到軍人執政，從極左專制到民選政府，統統無效。這塊土地頑固地拒絕現代化。各派精英輪流登場，但唯有政府的腐敗和民衆的貧困愚昧沒變。
這次塔利班捲土重來，卡米拉導演發了一篇字字泣血的公開信，被翻譯成各種語言，在社交媒體上刷屏。她充滿了痛苦與恐懼，擔心塔利班上台後，近二十年的建設成果化為烏有，女性再次被禁錮在家庭里，失去學習和工作的機會，阿富汗再次變得一片死寂。
這二十年里，美國扶植起來的，是一個虛弱無力的傀儡政權。
過去的十年里，美國給阿富汗投入了1200億美元的援助，大城市里建立起了交通、電力、電信設施，喀布爾的4G信號很好，然而農村依然凋敝。
阿富汗至今沒有像樣的工業。由於恐怖襲擊頻發，旅遊業和服務業也不可能發展起來。
現在的產業支柱仍然是農業，然而農村多數人沒有耕地與農具，任何一口能抽水的機井都是奢侈品。
農民只能選擇一種來錢快的作物，就是罌粟。阿富汗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鴉片出產地。
一位美國女兵回憶：無論是軍隊還是慈善組織，所有人都拿罌粟束手無策。
如果放任不管，塔利班游擊隊會拿走農民種罌粟換來的錢，去買武器。但如果燒掉罌粟，農民就會加入塔利班。有人試過給農民化肥去種糧食，但農民只會把化肥賣給塔利班做炸彈。
對這些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的農民來說，他們不理解民主是什麼，無法與城里的知識分子共情，也無法接受西方人扶植起來的這個腐敗政府。
城市里建立起了“文明”的政府，在搞選舉；老百姓依然過着和一千年前同樣貧苦的日子，依然被腐敗的基層官員欺壓，穿着軍裝的美國大兵在阿富汗晃來晃去。
這樣的日子讓他們越來越愚昧，越來越暴戾。而美國扶植起來的不靠譜的政府和腐敗的地方官員，讓他們更加仇恨西方，擁抱塔利班。好

歹，這些人有信仰，生活樸素，不說空話。

04

一直以來，阿富汗被稱為“帝國的墳場”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也是現代文明的墳場。因為它特殊的地形條件，這個國家充滿了貧瘠和匱乏，先天不足，沒有什麼利益可言。但它的地理位置，給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，使它成為了大國博弈的焦點。
阿富汗位于西亞、南亞、中亞交匯處，像一個十字路口，戰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根據傳統的地緣政治學理論，誰控制了阿富汗，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，進而控制世界。
想過控制阿富汗的國家有三個：19世紀的英國、20世紀的蘇聯和21世紀的美國，他們稱霸歐亞大陸的雄心壯志，先後被埋在了這片“墳場”里。現在，美國終於看明白了，繼續在阿富汗駐軍，就是燒納稅人的錢，去填一個食之無味、棄之不可惜的無底洞。
阿富汗依舊是一個部族林立的叢林社會，很難凝聚共識，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。在廣大的山區，機槍和炸彈說了算。各個部族的武器越來越先進，社會卻越來越倒退，漸漸回到蠻荒的部族時代。僅有的幾個大城市如同孤島，同樣經受着動蕩、戰亂與貧窮，三天兩頭有槍擊案和炸彈襲擊，一顆炸彈就可以摧毀所有的財產，奪走一家人的生命。
四十多年來，城市里的居民一直在用腳投票，想方設法離開這個國家。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德爾·胡賽尼是逃離阿富汗的第一代知識分子，1980年，蘇聯入侵阿富汗後，在巴黎做外交官的父親匆忙帶全家逃往美國。搞外交的父親去工廠流水線打工，當過小學校長的母親在餐廳里當女招待，胡賽尼像所有新移民的孩子一樣，為了穩定的收入去學習。

2002年，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《追風箏的人》，講述阿富汗人逃離家園的故事，隨後成了現象級暢銷書作家。能看到胡賽尼作品的阿富汗人，對他相當不滿意：他在安全的美國，消費着阿富汗人的苦難，販賣阿富汗人的痛苦謀利。
然而，罵歸罵，這些罵他的阿富汗人，還是在努力逃出去。
這些年，喀布爾街頭最多的是英語培訓班，有點積蓄的家庭都會送孩子去學英語，即使沒法去美國，至少可以去相對穩定的巴基斯坦。
大家已經想明白了，接觸了現代文明的人，想保住命、過上好日子，最好一走了之，剩下的人，就在這片沒有希望的土壤上繼續待着吧。
那麼，阿富汗的未來該怎麼辦呢？
恐怕還是得一步一步走，補上一個必不可少的歷史發展進程。

也許塔利班會吸取教訓，變得逐步文明起來；也許塔利班最終仍然會被推翻，但最重要的是，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：一個民族的命運，只有自己才能拯救。
簡單地說，阿富汗人需要意識到與世界和解的必要性，等外部的通信和交通技術逐漸提高，逐步改變大多數阿富汗人的內在思維，加入世界政治經濟體系，讓國家現代化。就像那些後發的國家一樣。
這條路，有的國家走了上百年。而阿富汗要走多久，能不能走，還都是未知數。對那些阿富汗學者、導演、作家來說，也許在他們有生之年，阿富汗都無法變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。
這一兩天，網上流傳着許多視頻：喀布爾的機場里，擠滿了想要離開的人，人們不顧一切地想沖上飛機。在一架飛機的機艙里，密密麻麻擠滿了成百上千人。有人抱着美軍運輸機的起落架一同起飛，結果從空中墜落身亡。……
阿富汗的現狀令人感到無奈，但也是殘酷的現實。人類的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有先有後，有快有慢，還不時倒退兩下。
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為阿富汗人祈禱。就像我的一個朋友今天感嘆的：無論離開還是留下的，被捲入時代洪流的平民，能活下來就是幸運。只要活下來，在這片歷經苦難的土地上，也許總有一線渺茫的希望，值得人們去期待。

